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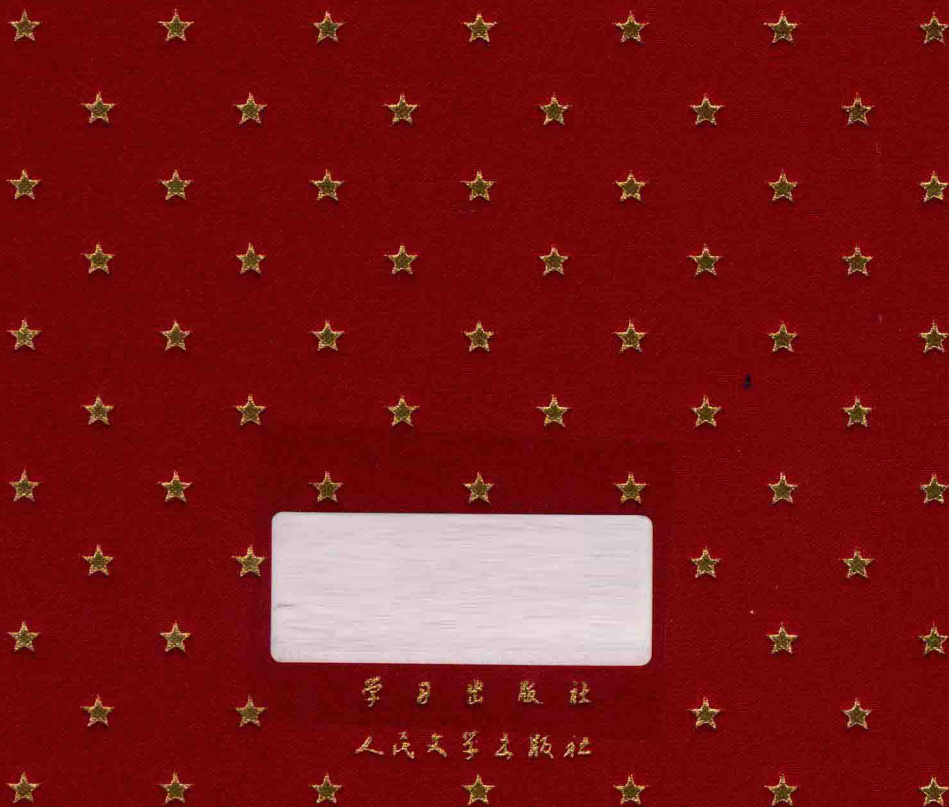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大刀记

第一部

郭澄清——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大刀记

第一部

郭澄清——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刀记：全3册 / 郭澄清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9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15453-1

I. ①大…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5798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42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94.75 插页 6
印 数 1—5000
版 次 197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453-1
定 价 278.00 元 (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郭澄清

(1929—1989)

当代作家，山东宁津人。

出版说明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文学发展水平,深入揭示新中国70年来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励人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为将该丛书打造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丛书,我们成立了丛书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均为密切关注和深刻了解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动态的资深评论家。委员会从历史评价、专家意见和读者喜好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众多优秀长篇小说进行综合评定,从中选出70部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大多为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重大国家级奖项的长篇小说,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代表了中国文坛70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最高成就。

我们致力于“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的使命任务,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同时,倡导精品阅读,引领和推动未来的中国文学原创出版。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评审专家委员会名单

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李敬泽

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帆	白桦	朱向前	吴义勤	何向阳
应红	张柠	张清华	陆文虎	陈思和
孟繁华	胡平	南帆	贺绍俊	梁鸿鹰
董保生	董俊山	谢有顺	臧永清	潘凯雄

项目统筹：吴保平 宋强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潭不在深,有“龙”则灵。

——题记

目 录

第 一 章	闹元宵	1
第 二 章	灵堂栽赃	14
第 三 章	闯衙喊冤	26
第 四 章	龙潭桥别妻	37
第 五 章	德州内外	49
第 六 章	苦上加苦	63
第 七 章	难中遇难	72
第 八 章	授刀传艺	82
第 九 章	大闹黄家镇	98
第 十 章	夜袭龙潭街	106
第 十 一 章	古庙许亲	115
第 十 二 章	新婚喜日	127
第 十 三 章	姓“穷”的人们	136
第 十 四 章	“公审”闹剧	147
第 十 五 章	三条船	156
第 十 六 章	杨柳青投亲	168
第 十 七 章	卖子救夫	179
第 十 八 章	天津街头	191
第 十 九 章	怒打日本兵	202
第 二 十 章	风雪关东路	212
第 二 十 一 章	逼进兴安岭	224

第二十二章	打虎遇险	237
第二十三章	下山找党	247
第二十四章	重返宁安寨	258
第二十五章	杨家遭劫	272
第二十六章	龙潭卖艺	285
第二十七章	月下磨刀	294
第二十八章	坟前叙旧	299
第二十九章	血染龙潭	310
第三十章	夜奔	323
第三十一章	村野小店	336
第三十二章	三岔路口	349
第三十三章	走延安	363

第一章 闹元宵

元宵节来到了。

听说,过元宵节的风俗,地面很广。在别的地方,元宵节也不知是怎么过法;在这龙潭街一带,元宵节是个灯节。

天刚擦黑儿,家家户户就吃了晚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闺女,小媳妇,全跑到街上来了。满街筒子里,人山人海,熙熙攘攘。过节心盛的娃子们,在人空子里挤来串去,东奔西喊,蹦蹦跣跣,跳跳趑趄,尽情戏耍,拼命撒欢儿。

这是一条南北街道。

贫与富,在街心筑起一堵无形的高墙,把街东街西,分成了两个世界:街东,净些土房茅屋,大都破破烂烂;街西,一片清堂瓦舍,全是深宅大院。

每年元宵夜晚,街道两边,都顺街拴上麻绳,绳上挂满灯笼。往年,街西的灯景,年年胜过街东。灯笼不光多,而且很讲究。日头刚落窝儿,就有专人把那些奇形怪状的灯笼挂好,点着,大显其荣华富贵。因此,在街东穷人中,传开一首民谣:

元宵逛灯朝西看,
灯笼要把绳压断。
一烛灯火一汪血,
财主过节咱过关!

街西的灯景胜过街东,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街东净是穷人,家家缺吃少穿,人人千愁百虑,谁有闲钱去买灯笼?谁有闲心来逛

灯景？

可是，今年的灯景，却很反常——街西远不如街东。

莫非说，街东穷人的光景，今年好于往年？不！

今年运河决口，土地减收；加之房捐地税，兵抢匪劫，直逼得黎民百姓，上天无梯，入地无门。大家富户，乘荒年暴月，投机取利，大发横财；穷家小户，倾家荡产，舍儿卖女，离乡背井。

这年头，卖汗水的找不着买主，要饭吃的谁肯打发？

有的人，含着一口谷糠咽了气；

有的人，攥着一把苇根死在闯关东的路上。

近日来，这龙潭街头，竟设上“人市”——三岁的娃娃只换一斗高粱！

怪哉！穷人的疾苦已到这般地步，他们为啥反倒大过灯节？按说，这事儿是有点费解。可这龙潭街上的人们，却没人感到奇怪。看他们那心照不宣的表情，好像谁也不说谁也明白。特别是那些一根肠子闲半截的穷人，过灯节的心气儿更高得出尖儿。今年领头闹社火的，几乎全是他们。

龙潭街的尽北头，有座关帝庙。

这关帝庙，是见年闹社火化装、排练的场所。

今天傍晚，头一个走进关帝庙的，是外号白眼狼的大财主贾永贵的长工梁宝成。梁宝成，这条一戳四直溜的汉子，长得敦敦实实，五大三粗，坐下好像蹲门石狮，站着犹如半截铁塔；两只大手宛如一对小蒲扇儿，据说一巴掌能扇倒毛驴；说起话来嗓似铜钟，生上气来喊声如雷。而今，他哼着大口梆子腔，晃着膀臂，跨着大步，咚咚咚，径直地朝向关帝庙走着，踩得大地在他的脚下发抖，身后带起一股小风。

庙堂的庭院里，骑门夹道有两棵参天古松。松树上，挂着一对围灯，把暮色昏沉的庙庭照得通明。一位穿着补丁山棉袄的老汉，

正哈着腰扫天井。

这位老汉，是白眼狼的佃户，名叫常明义。

十年前，也是一个元宵节的夜晚，白眼狼的“大哥爹”贾永富上门逼租，硬把明义的妻子逼上屋梁，并霸占了他的宅子。打那，常明义就抱着他的老生儿子常秋生，住进这关帝庙的一间耳屋。十年来，每到元宵夜晚，常明义就闭门不出，歪倒炕上落泪。每到这时，白眼狼就领着“腚后跟”来到庙上，在院中敲锣打鼓，鸣鞭放炮，又扭又唱，成心要把明义气死！每到这时，梁宝成也来到明义的屋里，和他谈天说地，帮他消愁解闷儿。

今儿个，梁宝成跨进庙门后，见常明义打破了闭门不出的十年常规，点上围灯又扫天井，他初而惊，继而喜，就凑过去逗了个闷子：

“嘻嘻，明义哥，今儿个这是太阳从哪出哩？”

明义一见宝成来了，立刻喜上眉梢，也就劲儿打哈哈说：

“嘿嘿，你来得这么早班，是叫哪阵风刮来的喃？”

说着，两人的视线碰了个头儿，都会意地笑了。

宝成爹在世时，欠下了白眼狼的阎王债。这还不清的阎王债，不光把梁家的亩半坟地滚进去，还把宝成逼进贾家当了长工。梁宝成这条只有间半草房的穷汉子，是个“宁饿死，不愁死”的乐天派。有时候，家中的锅盖张不开口，他照样唱他的梆子腔。因为这个，村里元宵闹社火，见年少不了他。今年，他闹社火的兴头子，更是高得出眼——不光来得早班，而且当了“总管”。这时常明义嬉笑着说：

“大总管呀，派我个差吧？”

“再拾起你那老行当来呗！”

“打鼓？”

“是呀。”

“不!”

“咋?”

“你这徒弟已经出师了,我这当老师的能夺徒弟的饭碗?”明义哈哈地笑了两声说,“我来个‘散灯老人’吧?”

“中!”宝成点点头说,“正缺这么个脚儿哪。”

这对同命相连、心心相印的老朋友,嘻嘻哈哈地说着、笑着,走进明义的屋去。

这个小耳屋间量不大,又是锅台又是炕,再加上破坛烂罐儿,几件旧家具,把屋里摆得挺满挺满,简直快下不去脚儿了。炕根底下放着个火盆。火盆边上炙着两块红薯。他俩进了屋,坐在炕沿上,唠起闲嗑来:

“咦,秋生呢?”

“撂下饭碗就让永生拽走了——谁知那俩野小子钻到哪里玩去啦!”明义就手拿过烟筐篋儿,递给宝成又说:

“哎,听说白眼狼要买你那块宅基,真的假的?”

梁宝成一边装烟一边说:

“嗯,是有这么个风声儿。”

常明义把红薯翻了个过儿,又说:

“他要买,也就是给你仨瓜俩枣儿,落个‘买’名就是了……”

梁宝成往前就一就身子,在火炭上抽着烟,愤然说道:

“可我姓梁的没有那么好说话!”

常明义从箆篱里又拿过一块红薯,炙在火边,叹了口气说:

“我那宅基,当初不也是不卖?后来怎么样?不是白白地叫那孬种霸去了?”

“你忒软和儿。我不能济着他抻揉!”

梁宝成从席篓子里拿过一根木头样子,放在膝盖上一撮两撮扔进火盆,然后伸开他那洪亮的嗓门儿,铜声响气地又接着说:

“准要有那一天，我跟他上大堂……”

“归官司？”

“嗯喃！”

“趁早甬搭那瞎仗工夫！”

“咋的？”

“像咱这样的脑袋瓜儿，能扳倒人家？”常明义掏出一把鱼刀子，把炙熟了的红薯一剜两开，一半递给宝成，又说：“俗话是实话——县令县令，听钱调用！”

宝成拔出嘴里的烟袋，在炕帮上狠狠地磕了两下儿，把脖子一横，不以为然地说：

“哼！县里打不赢，我跟他上州！”

“州里再打不赢呢？”

“上府嘛！”

“唉！叫我看呀，你就算打到宣统皇上那里，还是脱不了输的！古语道：穷人告状，白跑一趟！”

“衙门口儿是有砖有瓦的地界儿，只要有理，还怕讲不倒人？”宝成越说嗓门儿越高，“要是官家真的不给我做主，我就跟白眼狼那个狗日的……”

常明义一腆下巴颏子：

“嘘——！”

梁宝成知道这是一向多虑的明义哥嗔他的嗓门儿太大了。可他并不在乎，依然高声大嗓地说：

“咱除了这罐子血还称啥？穷到这步田地了还怕个屁？大不了把这罐子血也倒给他到头儿了！”

“唉——！”常明义又长长地叹了口气，思忖了一阵子，然后绵言细语地说：“宝成啊，我知道你是条直肠汉子，也喜欢你这个耿直脾气儿。不过，如今你是撂下三十往四十上数的人了，肚子里也得

学着长点穿花儿呀！眼下没你爹了，一家妻儿老小的全指着你扛大梁哩，要是心里没个小九九儿，来不来的就要恁脾气，万一有个闪腰岔气，你这一家巴子不就瞎锅了？”

梁宝成轻轻地点着头。

那盏闪闪灼灼的豆油灯，火光越来越小，眼看就要灭了。常明义掐了一根笤帚苗，挑了挑灯草，又语重心长地说下去：

“宝成啊，你成天价在白眼狼的身边转，可得长点眼力呀！白眼狼那个为富不仁的孬种，心眼子长到肋条骨上了，除了人事儿，他啥事儿干不出来？你要一时提防不到，兴许会叫他谋算了。”

梁宝成一边吃着红薯，一边忽闪着长眼睫毛沉思了片刻，最后心悦诚服地说：

“嗯，老哥说得对。”

“往后儿，遇事别发急。要前思思后想想，从长计议。”明义说，“古人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

“中，听老哥的。”

屋里沉静了一霎儿。

梁宝成又说：

“白眼狼那个狗杂种，是把笑里藏刀赶尽杀绝的老手儿。他那挂黑心肺，比蝎子尾巴还毒哩！我揣摸着，他跟你那盘棋还没走到头儿呢，大哥也得加点小心。”

他俩在屋里说着话儿，院中人声鼓噪，笑语喧哗。

忽然，杨大虎从门口探进半截身子，朝屋里头望了望，向梁宝成说：

“宝成叔，人到得差不离了。”

“好。”宝成站起身，一边往外走一边向明义说，“咱别瞎叨叨了——去看看吧！”

明义吹煞灯，掩上门，随在宝成身后走出屋子。

屋外，夜风萧萧，星宿满空。

闹社火的人们，正就着灯光搽胭抹粉，描眉打鬓。梁宝成忽而东，忽而西，指点指点这个，拨弄拨弄那个，张张罗罗忙了一阵，直到各种脚色都扮好了，这才消停下来。

社火出动了。

梁宝成把那关得严严的庙门一敞，社火队摆成一溜长蛇阵，锣鼓喧天地开进街来。前头用一对狮子开路，各种脚色都踩着锣鼓点儿，走着俏步儿，浩浩荡荡，鱼贯而行。引得看热闹儿的观众，可街满道，摩肩接踵，挤挤擦擦，水泄不通。

饰扮“散灯老人”的常明义，走在社火队的最前头。

他左手提溜着浅筐，筐里盛着用碎棉籽拌成的油火；右手拿着一把铁铲，每走两步就把一铲油火放在路心。一条火龙紧随其后，慢慢腾腾向前爬行。

明义老汉手在除火散灯，嘴里还念念有词儿：

“除一铲，又一铲，老天爷爷睁开眼……天有神，地有灵，恶人总有恶报应……”

元宵散灯，每年一次，相沿成风，比比如是，没啥新花样儿。因为这个，大人们都习以为常了，没有多少人去注意它。只有那些好奇的娃子们，时而追着灯光又跑又喊，时而围着灯筐打转转。

突然间，哇的一声，常秋生哭开了。

秋生是让白眼狼的大儿子贾立仁打哭的。贾立仁这只狼羔子，又肥又矬，两只嘟噜腮活像肿痧腮。也不知他找了个什么碴儿，上来就给秋生一杵子。常秋生虽打不过他，可并不示弱。他一面跟狼羔子拼命厮打，一面连哭带骂：

“白眼狼，狼羔子！狼羔子，白眼狼！”

秋生一骂，刚被大人们拉到一边去的狼羔子，又揎拳捋臂扑过来。